

中国人

的 第一哲学

对『庄子』重要篇章的再解读

冯治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 第一哲学

对『庄子』重要篇章的再解读

冯治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第一哲学：对《庄子》重要篇章的再解读 /
冯治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612 - 0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4635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7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自序	1
逍遥游	17
篇首题记 / 17	
正文新解 / 18	
齐物论	31
篇首题记 / 31	
正文新解 / 33	
知北游	65
篇首题记 / 65	
正文新解 / 67	
秋水	93
篇首题记 / 93	
正文新解 / 95	
徐无鬼	115
篇首题记 / 115	
正文新解 / 118	

养生主	145
篇首题记 /	145
正文新解 /	146
人间世	153
篇首题记 /	153
正文新解 /	154
德充符	173
篇首题记 /	173
正文新解 /	174
大宗师	187
篇首题记 /	187
正文新解 /	189
应帝王	211
篇首题记 /	211
正文新解 /	212
庚桑楚	223
篇首题记 /	223
正文新解 /	225

自序

本书是对《庄子》内七篇及其他一些重要篇章的再解读，试图揭示其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即是第一哲学）。其目的是让中西哲学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其理念是要以《庄子》为例回答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所达到的高度、中西哲学能否交流以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真正的认识差别这四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回归到先秦时代，直面我们先贤的思想并予以辨析，在辨析中使传统进入新的光亮中，从而构建起中国人的认知保证和新的精神家园。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是中西学者争论之一，要判定中国有无哲学及对哲学认识的高度，这首先要界定哲学是什么以及中国先贤的文本中是否有哲学的论题，如果有，则要讨论其所谈到的哲学所关注的东西及所论之深度。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这与哲学的开拓者苏格拉底以生命作代价为哲学“争”来的“不知”精神相关，那么我们先

秦的先贤是否有“不知”的精神呢？事实上，《老子》第七十一章明确提出了“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的命题。在《庄子》中，“不知”更是显而易见的，《庄子·齐物论》中讲“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在其他篇章还有许多关于“不知”的论证。如《知北游》中提出：“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徐无鬼》中说：“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则阳》中说：“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特别是在《齐物论》中通过啮缺与王倪对话提出了四种不知，即不知物所同是、人不知所不知的、不知物自体可识、不知利害。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老庄文本中是有“不知”精神的，是“爱智慧”的。并且在庄子看来，正是人类的“不知”保证了人类的“知”。庄子在《徐无鬼》中说：“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又说：“尽有天，循有照，冥有枢，始有彼。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后知之。”并且，庄子用“无限”、“无穷”等概念证明了人的“不知”和人是被造物，说明了人不能得道即“全知”。怀特海讲，研究哲学是一种对全知加以否定的工作。^①对全知加以否定便是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这要求人神相分。庄子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神相分、天人相分，他在《大宗师》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并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知：“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区分了人的知识和天

^① 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3页。

及真人的知识，指出了人的知识自身的限度。不仅人有不知的一面，且人很难区分人的知识和天的知识，庄子在《大宗师》中讲：“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最后由于“不知”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重大命题。

就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黑格尔说哲学研究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研究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上帝（即二者的真理）的关系。^① 那么让我们以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去分析《庄子》以探求其中的哲学思想。除了研究的对象而外还涉及所研究问题能达到的认识高度。我们知道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② 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是同一性，对存在的认识，人类是如何认识自身及世界的，即知识论，明确矛盾律以及对是非的厘定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庄子》来看其是否对上述命题进行了研究以及达到的高度。

庄子在其书最后一篇《天下》中对以往学术进行总结时，对老子的评价是：“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可见庄子明确地认为老子的主要学术成就是首先建立了“无”和“有”的概念，并提出了同一性思想，在应用上以“濡弱谦下”为外用功夫，实质是要尽万物之性“不毁万物”。在古希腊时代，对“无”、“有”首先进行深入探讨的是巴门尼德，他提出：“存在者存在，它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页。

②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

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① 并且泰勒斯、巴门尼德等都提出了“同一性”。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说：“我们知道，哲学史开始于爱利亚学派，或确切点说，开始于巴曼尼得斯的哲学。因为巴曼尼得斯认‘绝对’为‘有’，他说：‘惟“有”在，“无”不在。’这须看成是哲学的真正开始点，因为哲学一般是思维着的认识活动，而在这里第一次抓住了纯思维，并且以纯思维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② 另外，尼采认为：“希腊哲学仿佛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命题：水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和诞生地。真的有必要冷静而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吗？是的，理由有三：第一，因为这个命题表达了关于事物本原的一些看法；第二，因为在作这种表达时，这个命题没有使用图像和寓言；第三，因为这个命题包含了‘一切是一’的思想，尽管只是以萌芽的形式。上述第一个理由使得泰勒斯仍然混迹于信徒和迷信的人中间，而第二个理由则使他脱离了这伙人，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由于第三个理由泰勒斯被认为是第一个希腊哲学家。”^③ 由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由于老子对“无”、“有”的建立和“同一性”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1页。

③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

的提出，我们中国哲学开端于老子，至少老子是中国纯哲学的开端者之一。

庄子在《齐物论》开篇就提出了“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能如死灰乎”的命题，这牵涉到对心灵和身形的认识及两者关系问题，足见庄子是讨论哲学问题的。虽然说庄子明确了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研究对象，那么另一个问题则是庄子在其哲学研究中是否达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高度。庄子在《天下》篇中对自己的评价是：一是对语言问题进行了研究；二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既重视精神又重视对物的研究，并且厘定了是非问题；三是区分了“造物者”与常人之为，即《大宗师》中所讲的天为与人为。这是庄子对自己研究的一个总结。通过参读《庄子》一书的其他篇章，尤其是《齐物论》，我们可以确认庄子提出了同一性思想。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以抽象的有限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①。《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是同一性思想的明确表达。庄子还提出了人认识事物是靠界说的方法（“物谓之而然”），这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命名与定义。另外，庄子认为先有一个“成心”才能有是非，《齐物论》曰：“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成心”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学习的“前提”，“一切学习无论是用‘实证法’或用‘界说法’进行，必须先知道某些‘前提’（知道一些或全部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9页。

前提)以为依凭”^①。又相当于黑格尔的“尺度”^②，以及海德格尔的“前见”^③，然后去比较以定是非，这同于斯宾诺莎在《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出的我们用比较的思想样式来说明事物。^④ 庄子明确提出了矛盾律，在《齐物论》中，庄子讲：“以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即绝对不能以无有为有，如果以无有为有，即使是神禹也不能有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矛盾律——即不能说“无有为有”——是人类认识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则。庄子还对语言和存在及不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详细讨论见本书对《齐物论》一篇的解读。对同一性、认识方法、矛盾律、语言表述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充分证明了庄子哲学的形而上学高度，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庄子》不仅研究哲学问题，而且完全达到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具备了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一切要素和深度。

二

既然中国哲学被称做“哲学”，那么中西哲学能否交流呢？有的学者认为中西哲学不能交流，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内在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8—59页。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6页。

④ 斯宾诺莎：《附录形而上学思想》，《笛卡儿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5页。

逻辑系统，这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这种论点夸大了中西哲学的区别。事实上哲学恰恰是为人类交流提供保证的学问，人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为人就具有共同的普遍性，人之所以能够交流和沟通在于其有一定的共同承认的“前见”。哲学研究的是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雅斯贝尔斯将哲学定义为：哲学乃是一项不间断的事业，旨在致力于完成一种前提，正是这一前提使得普遍交流成为可能。^① 因此说中西哲学不能交流是不对的。我们通过对《庄子》的分析认为中西哲学的相通之处是哲学本身内在的要求。中西哲学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知识论，或无知识论，事实上《庄子》对人类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庄子明确区分了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庄子认为知识分为两类，即神人（真人）的知识和我们人的知识。神人（真人）的知识是“真知”（含有绝对真理的意思），庄子在《大宗师》中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而我们人的知识是有“待”的，故是不能确定的，即不能认为是“真理”。这完全与西方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分为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一样的。苏格拉底认为神的知识是伟大的，人的知识在神的知识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可见庄子厘定了人神之别。并且，庄子认为区分人的知识和神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其在《大宗师》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更进一步认为，虽然这种区分是明确的，但

^① 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实践中人又很难将其分开。《大宗师》中讲：“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第二，庄子提出了人的知识的三个命题：一、知识是以“成心”（作为标准、前见）比较而来的，有比较故有是、非；二、知识是有“待”的，即是从研究对立中来的，同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四所阐释的观点；三、由于前述两个命题，故知识是不确定的，即不能是真理。第三，庄子提出了“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知识边界，即人类永远有“不知”的一面。这个“不知”才是我们人类前进的可能之所在。第四，庄子对人的知识提出了批判，这主要体现在《秋水》和《知北游》两篇中，所以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不注重知识论是不全面的。^①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思考均为知识论，也就是说哲学的一切研究成果本身都是知识论。《庄子》文本自身就是一种知识论，庄子在《齐物论》、《大宗师》、《秋水》、《知北游》、《徐无鬼》中都对“知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人类知识的来源、方法、标准，并对人类的认识进行了批判，指出了人类知识自身的困境及边界。

三

中国哲学既然是哲学，那么它和西方哲学有没有差异呢？中国哲学除认识到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命题外，其特点是更加提出了人类认识和“名”、“言”不足的一面，更深刻地认识到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了人类“知识”本身和“知识”表达的工具——“名”、“言”所具有的“缺陷”，尤其认识到“名”、“言”的局限性，即庄子在《大宗师》中所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贤哲学中更加强调了人的认识和对知识表达的“名”、“言”是不能达到“道”的。这本身是我们人类的困境。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们，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认识到了知识和传达知识的“名”、“言”的这些缺陷，^①但对“名”和“言”自身的缺陷强调得不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以为他自己的界说能说明事物的本质，他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斯宾诺莎语）。庄子则更突出地强调了“名”和“言”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以至于中国的后人理解为中国先贤教导我们要抛弃“名”、“言”这些不能达“道”的东西。事实上，尽管“名”、“言”是不能达“道”的，但人类却只能依靠它们去认识、理解、表达世界万物及“道”。《老子》在第一章将“道”与“名”并列，并放在首位，以期突出地表现出对“名”的重视。庄子在《齐物论》及其他篇章如《徐无鬼》、《则阳》中也突出地再三强调了语言对认识万物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就人类本身认识事物和表述事物方面而言，庄子是在肯定意义上讲“名”和“言”的，庄子讲“物谓之而然”。但从能得到终极的“道”方面讲，庄子又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讲“名”和“言”，例如《知北游》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

① 柏拉图：《第七封信》，《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00页。

不可形乎！道不当名。”《徐无鬼》对“言”的厘定是：“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在后面一点上，是和近现代分析哲学中语言的论点相反的。语言哲学认为一切能说的才是真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对这两层的秘密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中却错读了。后代《庄子》的注释者突出地强调了“名”、“言”不能表达“道”的一面，强调了言与意及物本身张力的一面，而忽视了“名”、“言”是人类认识和表达必须依靠的一面。故而失去了对“名”、“言”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失去了对老、庄哲学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老庄哲学中突出地强调了对“无”的认识理解，并提出了“无”用之用的概念。尽管西方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也认识到了“无”，但其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却主要围绕“在”（存在）而展开，对“无”则有一定的拒斥意味。如巴门尼德、柏拉图都认为“无”不可说、不可思考。^① 老子、庄子认为人类思维首先必须建立“无”和“有”的概念。《老子》第一章即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也就是说，首先要将天地之始命名为“无”，将万物命名为“有”，并且“无”和“有”是同出而异“名”的。也就是说两者是相互依靠的，没有一个，另一个也没有，两者并没有谁先谁后、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庄子在《齐物论》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总结了在他以前人类认识所必须具备的四个层次：“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① 柏拉图：《智者篇》、《巴门尼德篇》，《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即人类认识必须区分“无”、“有”（存在）、有封的有（存在物）和对存在物是非的判定。就是说认识必须有“无”的概念，如果没有“无”的概念，则一切认识都不可能展开。“无”和“有”是人类认识最基础的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依靠它们，人才能够以比较的方法思考一切问题，言说一切问题。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讲：“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一切对立物可归为一与多这个基本的对立。^①事实上可以看出亚氏已经是在存在层面讲知识的来源与“对立”的问题，而老子、庄子则要求更上一层，首先有“无”、“有”的概念，才能在下一个层次“有”（存在）与存在者的肯定和否定中谈“一与多”的问题。这一层已经是庄子讲的“有的无”的概念了，即否定“有”的“无”，而不是绝对的“无”了。除了突出地重视“无”的概念外，老子、庄子又突出地强调在人类的行动中即“用”中也要注意“无”的作用，恰恰是这个“无”的“用”是一切其他“用”的保证。故老子常讲“‘无’为无不为”，常人只知道有为之为，不知“无”为之为。庄子在《庚桑楚》中说：“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即人类的为是以“无”的为作为前提的。老子、庄子还指出了在“有”的层面也要注意“有的无”的无用之用，这主要是要虚以待物，以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页。

尽物性。恰恰这一层“无为”、“无用”是在上一层“无”用保证下的“有”用，是知识的重大意义。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中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当然晚近的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无”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追问，提出了“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重大命题，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只提到前半截即“为什么在者在”而不能省去“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①这和庄子遥相承接。然而，在中国人两千多年对老庄哲学的传承中，始终将老庄在思想层次上对“无”的重视和强调与实践层次上对“无”的把握混为一谈，过分强调了“无为”的作用，从而削弱了对“物”的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导致了中国人对技术、工艺等生产层面的“用”不够重视。与此相反，西方恰恰传承了柏拉图对虚假和错误进行讨论的视角，重视对“物”的研究和应用，故而导致了中西文化对实践重视的极大差别。

有学者认为主客二分是西方哲学的根基，中国人没有主客二分，也没有主观性，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②。事实上，我们知道，任何人的思维能够独立意识均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如果人不能意识到主客二分，则思维根本没有办法展开。只是庄子不仅意识到主客二分，且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一开始便从身体（客观）与心灵的问题及二者相互关系问题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